

割猪草

□崔蕾

夏季，百草丰茂，每当走过长满草的田间地头，闻到青草的味道，就有一种亲切感，也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时候割猪草的经历。

小时候，家里养的鸡、猪都是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小的花销，一只鸡或者几斤鸡蛋就解决了，大的支出，还要等肥猪出栏才行，这一点，我们这些孩子像大人一样清楚。每当下午放了学，小伙伴们放下书包，就呼朋引伴地相约着背起筐，到田间地头沟崖里寻找着青草，猪最爱吃什么草，小小年纪的我们了如指掌。

每发现一片，就蹲下身来，两只手不停地忙活着，唯恐被别人抢去。割草的时候顾不得往筐里放，先放在脚下，时间长了就看出割草的范围，这儿一堆，那儿一垛。等回家的时候，把草放在筐里踩了又踩，用绳子使劲勒了又勒，等背筐的时候，还要把

筐放在高一点的地方，自己蹲下或者直接让别人给抬起，才能背起来。

那些贪玩的、偷懒的、手头慢的，收获微薄，就把筐里的草提了再提，抓了再抓，甚至有的在筐底草下面支上小棍，还担心路上有人取笑使劲低着头急急地往家里赶。

回到家，把割来的青草往猪栏里一倒，看见猪高兴地撒欢抢吃得带劲，心里就越发美滋滋的，仿佛看见它们吃的是草，正在长的是膘。每次听到大人的许诺：“好好割草，等卖了钱……”就不时地往猪栏里看，打量着那头猪又长肥了多少。仿佛猪身上就存着小画书、漂亮的头绳和花袄……割草这一简单的劳动里融入了一种希冀，一种期盼与等待，于是变得格外有滋味。

到了暑假，正是百草丰茂的季节，立秋以后十八天，寸草皆秀。这时候除了割猪草以外，更主要的是“拔老草”，这是一



现在的孩子体会不到割草劳动的乐趣了。

种茎蔓匍匐在地连成一片的草，晒干了以后便于储存，供牲畜冬季食用，而且拔这种草是越老越好，因为嫩草不经晒也晒不出数量。

我们常常出入高出我们一头多的玉米地，玉米大刀片一般的叶子，割在我们稚嫩的胳膊上、脸上，汗水浸过，生生地疼。汗水湿透了衣服、头发，像是刚

从水里捞出来，可是看到那正在长高的草垛，盘算着还可以使它再高点，心里就剩下畅快，脸上也满是笑容。等到开学，这一垛草就换成了我们的学费，供我们一个学期放心地读书。现在想想，还是那些青草在我们幼年时期就教会了我们生活。

现在，随着科技的发展，除草剂使人们免去了人工除草的

劳累，猪也升级为食用营养丰富的饲料而再也与青草无缘。割草，拔菜，成为节假日里人们休闲娱乐与大自然近距离接触的奢侈享受。现在的孩子，衣食无忧，零花钱不断，更体会不到这种期盼着、等待着、劳动着也快乐着的心情了。至于我们这儿的青草，就只有美化环境点缀自然的份儿了。

女儿暑期要打工

□刘兵

暑假刚到，上大学回家的女儿就叫喊着要出去打工。女儿从小到大一直备受妻子的呵护，当初没让她报考外地的大学，就是怕她隔得远，想家，自理能力差，生活上照顾不了自己。

面对女儿的话，妻子不屑道，打个啥子工嘛!天气太热，好好在家里歇着，咱家也不缺那俩钱。看看书，上上网，找同学玩玩，暑假一晃眼就过了。再说工作也不好找，外面职业中介有些是骗子。

我不赞同妻子的观念。孩子就是要学会独立。找工作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接触和了解社会，打工能提高能力，磨练自身。为验证她到底有多大的能耐和韧劲，我绝口没有提一些朋友和熟人的关系，鼓励她去闯。哪怕经历了挫折，也比呆在家里无所事事的好。

还别说，女儿这回还真的豁出去了。原来性格内向的她，鼓足勇气，顶着烈日四处寻工。

看到一家快餐店生意奇好，服务生忙不过来，她主动找大堂经理毛遂自荐。结果，人家见她文弱的样子，以不要短工为由婉言谢绝了。

后来见一家化妆品公司招推销员，她交了三百元押金。正式“上岗”前，才发现在商厦租房办公的中介是一伙

骗子。

忙活了一周，工没找到，女儿晒得脸上起了疱。见状，我于心不忍，最后还是找了个朋友。一个电话打过去，朋友答应让她去做超市的送货员。

刚一听说要女儿当送货员，妻子又出面干涉了，说什么送货是男孩子的工作。虽然有车坐，但小货车里没有空调，那么重的货物搬上搬下的有多吃力?但女儿坚持要去。拗不过她，妻子只好给她配了劳动手套、遮阳帽和工装，另外还每天发了三十元的午餐和降温费，千嘱咐万叮咛，心怀忐忑地送她上了班。

打满了一个月的工，虽然每天回家带着疲惫，但女儿的神情满是快乐。她向我们谈起了送货过程中的各种轶闻趣事，还谈起了文化不高、性格开朗、做事麻利的师傅。实际上，跟他们的关系搞好了，很多时候，师傅不让她出重力，就看一下车子，做做发货记录啥的。

临近月末，朋友跟她结算了工钱。第一次拿回她劳动所得，女儿感叹地说，父母真的是不易，劳动光荣。她经受住了磨练，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再也不大手大脚地花钱。假期结束回学校后，她说一定珍惜大好的学习时光。以后走上社会后，早行独立，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情。

□李滨芝

像往常一样，男孩吃了午饭不久便回到宿舍开始要午休。

这时，宿舍虚掩的门被推开了，一个四十多岁的通身穿着粗布衣服的农村妇女小心地探进头来，冲着宿舍里低声说道：“俺家松娃在这屋不?”刚刚还在热闹的调侃说笑的宿舍即刻陷入了寂静，大家齐齐望去，妇女脸上闪过一丝莫名的神色。男孩也回头望去，当看到眼前站着的人的时候，他倏地跳下床，“妈，您怎么来了!不是不叫您来这儿吗?”

“咱家的桃子下来了，眼见着都红透了，我怕软了容易坏就摘了些最好的给你送来。”男孩的母亲一脸地幸福与喜悦，说着伸手往随身带的布袋里去拿。

“你还是拿回去吧，我不喜欢吃桃子!”男孩表现得很不情愿。

“咋不喜欢吃呢?小时候你可最喜欢吃咱家桃树上结的桃子哩。”男孩的母亲一面说着一面从布袋中拿出几个桃子分给宿舍其他人，大家纷纷推辞，男孩的母亲见状，忙说:“这桃子没打农药，之前都洗过哩，干净着呢!”说完，男孩的母亲脸上现出了得意的神情，仿佛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大家见盛情难却，便收下了桃子。

男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把母亲拉出宿舍，母亲一脸的错愕，不知道怎么回事。

“您来也不换一身衣服。”男孩脸上有些不高兴。母亲这才明

白刚才男孩不高兴的原因，忙解释道:“今天早上妈摘了桃子就去地里干了些活，没来得及换，妈给你丢了脸昂。”母亲的脸上有些愧疚，想极力地安慰男孩。但是男孩好像还是有些不高兴，在母亲的一再追问下，男孩支支吾吾地说道:“上周，我们宿舍的小东过生日，他的爸爸请我们去大饭店吃饭;还有小岩的妈妈上回去美国出差给我们宿舍每个人送了份礼物……”

没有等男孩说完，母亲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转身走进宿舍，从地上提起布袋。母亲临走前，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包裹着的手绢，“松，这是妈给你的生活费，别不舍得花钱，人家吃啥穿啥你也买，咱不缺钱。”男孩心里有些酸酸的，但还是接过了母亲手里递过来的几百块钱，这些钱是母亲刚刚替人家摘棉花挣来的，母亲的手里只剩下了些零钱。

母亲说了几句话，便从地上提起布袋要走，但不知道怎么，突然打了一个趔趄，手里的布袋掉落在了地上，里面的东西滚落出来。男孩定睛一看，一个塑料袋里装着馒头和几个咸菜疙瘩，几个熟烂了的桃子也滚了出来。母亲赶忙俯身去捡，怕别人见到似的。

望着地上的东西，男孩瞬间明白了一切，原来母亲把最好的桃子留给了自己，而自己却吃那些坏掉的桃子，母亲自己舍不得吃穿，却把省下来的钱全部给了自己。男孩一把抱住了母亲，眼里的热泪早已滴满了脸颊。

听雨

□彭媛

那是几个世纪情感的流泻
是荒芜中的绿洲
绿洲里的甘饴
是青灰的云对万物
最直白的亲昵

暴雨
像悲伤欲绝失恋的姑娘
离恨的决堤
暴雨
似呱呱坠地通透的婴儿
初生的惊奇

河畔的树
摇摆在人生之路的崎岖
娴静的河流
飞溅着狂乱的思绪

光芒穿越时间的黑洞
只留下这凝结几千年的忧郁
尘土被那流箭的雨帘
深深钉入黄色的土地

一道宝石蓝色锐利的光束
绚丽着倾盆而降的暴雨
一阵古木击缶厚重的音色
跳动在暴雨的层叠密集

听雨
听那澎湃激情的树叶迭起
听雨
听那声声叮咛 充满爱意
听雨
听那大自然倾洒的柔情印迹
听雨
听那骄阳似火后清凉的惬意

枕着这雨落的诗意
触摸那暗夜深邃
雨水拍打着格子玻璃
听雨
这酷夏里
最舒缓慵懒的摇篮曲



《城事里的海》每次来到这儿，都有种来到沙滩的感觉。

郭永路 摄